

138

翻译家严复传论

高惠群

乌传袞

● 著



TRANSLATOR
YAN FU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翻译家严复传论

高惠群 乌传袞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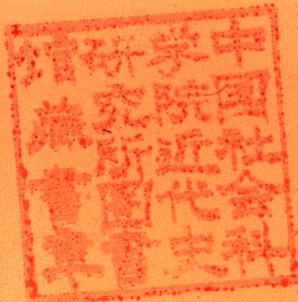
7-1104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翻译家严复传论

TRANSLATOR YAN FU

高惠群 乌传袞 ● 著



(沪)新登字203号

翻译家严复传论

高惠群 乌传袞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学院内)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4.75印张 6插页 122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81009-741-5/K·025

定价: 4.00元

前 言

严复曾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①，他是我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划时代的、独具特色的翻译家，正是通过翻译，他把当时先进的欧洲思想文化系统地输入中国，成为我国“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关于严复的历史地位和严译的重要价值，虽然早有定论，但随着对严氏著译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严复在我国思想史上特别是翻译史上留下的宝贵遗产，还须进一步发掘、整理和借鉴，这将有助于我国新时期翻译事业的繁荣和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建设。

我国学者研究严复可谓多且久矣。晚近海外也有不少“严学”著述问世。这些研究成果中不乏真知灼见，予人启迪甚多。但我们仍然感到，迄今海内外对严复的研究尚有更进一层的必要。从翻译领域看，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对严复的翻译大都只作概括性的评价，而缺乏系统性的探讨（包括对翻译标准和翻译技能的诸多方面）和具体的分析（如对照原文分析、探讨严复确定译名的原则以及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等）。二是未能继续发掘严复深邃的翻译思想。至今还有人以为，严复的翻译思想无非信达雅三字。严复虽然没有一部翻译理论专著留世，但散见于他写的译例言、序言、按语、书信及其他著作中关于翻译的大量言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体系性。可以说，这些虽然还不具备完整理论形态的翻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386页。

译见解，集中国历史上翻译观点之大成，有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作用，因而有待我们做进一步钩沉发微和整理分析的工作。此外，关于严复作为一代翻译宗匠在语义学、修辞学、翻译美学、文艺学以及教育思想与实践等等方面的建树，都还留有专题探讨的相当深广的天地。

笔者固陋，不敢自期对翻译家严复有所品藻论断，只是在学习过程中曾搜得海内译界名家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另从严氏著作中裒辑关于翻译的论述，加以归纳整理，其间偶有所得，取便发挥数语而已。现据严复“取诗称嚶求，易言丽泽之义”的想法，不揣粗劣，执付梨枣，就教于读者方家，亦试为有意者提供一些思路，藉期引起讨论。

关于严复的生平经历，我们针对某些史实的不足及讹闻查阅有关资料，作了一点具体的补充和订正。

本书不当之处定多，敬候批评指正。

本书《严复的生平与思想》及附录部分由高惠群撰写，《论严译和严复翻译思想》由乌传袞执笔。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一此志谢。

作者

一九九一年八月于合肥

目 次

| | |
|-------------------------------------|-----|
| 前 言 | 1 |
| 第一章 严复的生平与思想 | 1 |
| 一、从投身海军到列名筹安 ——严复的社会政治思想 | 1 |
| 二、愈野老人的悲哀 ——严复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 27 |
| 三、载理想之羽翼，达情感之音声 ——严复的诗文和文艺观 | 39 |
| 第二章 论严译和严复翻译思想 | 53 |
| 一、“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严复的译著及其特点 | 53 |
| 二、“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对严译的评价 | 58 |
| 三、“指斥当轴之迷谬”，“从其后而鞭之” ——严复从事译述的目的 | 70 |
| 四、“辛苦译”、“字字由戡子称出” ——严复的翻译态度 | 75 |
| 五、“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关于“达旨”的实质 | 85 |
| 六、“与其伤洁，毋宁失真”？ ——“雅”的概念的延伸 | 101 |

| | |
|---------------------------|------------|
| 七、“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 |
| ——关于译名的厘定····· | 108 |
| 八、“求才即恃，则薪赡不得不优” | |
| ——严复论翻译组织工作和译者报酬····· | 118 |
| 【附录一】严复翻译言论选录····· | 124 |
| 【附录二】严复年谱····· | 138 |

第一章 严复的生平与思想

一、从投身海军到列名筹安 ——严复的社会政治思想

一八五四年一月，即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日，中国近代史上最最重要的翻译家、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诞生在福建侯官(今闽侯)县阳岐乡一个名叫严振先的本地儒医家里。严复出生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紧锁的大门，迫使炎黄子孙中一些有识之士开眼来看世界，尝试向“外夷小邦”寻求治国富强的途径。当时，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太平天国的军队刚刚攻下了南京，把反清革命运动推进到全盛阶段。我们的主人公就在这样一个民族危机深重，但也充满着生机和进取精神的时代呱呱坠地，开始了他那坎壈曲折的人生旅程。

严复，初名严传初，乳名体乾。他是严振先的次子(兄早夭)。七岁开始从外师受业，跟包括他五叔严厚甫在内的好几位地方耆宿当过学生。十一岁那年，严振先正式聘请同乡宿儒黄宗彝执教西席。严复早岁聪慧，跟黄先生学到了一套治经家法，打下了封建科举时代一个中国小学子必须具备的幼学基础。

一八六六年严复十三岁，严振先病故，家境突然变得窘迫。严复不可能象一般富家子那样继续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便报考了洋务派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福州马尾船厂附设船政学堂。这所海军学校就是中国海军院校的始祖。最初它名叫“求是堂艺局”，分为前后两堂，前堂学习造船技术，用法语

讲授，又名“法国学堂”；后堂学习驾驶技术，用英语上课，又名“英国学堂”。学堂课程有：外语、代数、几何、化学、割锥，以及天文、航海诸学。学制为四年。这虽然是一所新式学堂，但在它的“训练科目”中，“凡《圣谕广训》、《孝经》必须诵读，兼习策论，以明义理而正趋向”。^① 所以，严复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严复做这篇文章时，正痛感父死家贫的困苦，就象他后来在一首诗中所说：“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卷，贖钱不充债。陟冈则无兄，同谷歌有妹。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他怀着这种痛苦的亲身感受，下笔“成论数百言以进”。他的文章感动了船政学堂校长——清廷船政大臣沈葆楨，遂被拔置第一名录取入学。严复对这件事情一直感到自豪。三十多年后他还对沈葆楨之子沈瑜庆说：“尚忆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送沈涛园备兵淮扬》）严复少小就有这样的文才。《清史稿》说他“早慧，嗜为文”，在同辈人中是比较突出的。

严复正式入学是在报考的次年——一八六七年，当时他仅十四岁（严复在诗中算为十五岁），然而其间他已经娶妻成家。夫人王姓。入学后他改名严宗光，字又陵（幼陵）。后来他在《〈海军大事记〉弁言》中回忆船政学堂的一段学习生活：“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呗相答。距今五十许年，当时同学略尽，屈指殆无一二存者。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

严复从船政学堂后学堂毕业，成绩列最优等。他先后被分配到“建威号”和“扬武号”军舰上实习，两年中曾到过新加坡、槟榔屿、日本的长崎和横滨，并在台湾东部海口进行过军事勘测工作。在他求学的青少年时代，中国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开始半殖民地化。

^① 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

这时在统治集团内部，有一批向往西方先进科技的大官僚，打起“图强”、“求富”的旗帜，积极开展洋务运动。他们主张派人到欧美国家去学习它们的医商路矿和汽机兵械。同治年间，清廷曾派幼童留学美国，学期十五年。后来感到学制太长，便改为以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为主要选拔对象，出国前预先学习外语及有关专业知识，这样就把留学英、法等国的期限缩短到三年。沈葆楨、李鸿章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里奏议：

“察看前后堂学生内秀杰之士，于西人造驶诸法，多能悉心研究，亟应遣令出洋学习，以期精益求精。……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①

这样，严复就入选为官派第一批留欧学生，于一八七七年赴英国学习海军。与严复一同赴英国的还有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林永升、萨镇冰等十一人。那年正月，由船政学堂学生监督李凤苞带领前、后堂学生二十六人取道香港，乘外轮分赴英法。严复到了英国，先在抱士穆德大学院肄业，后来转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攻读高等数学、物理、化学、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海军炮堡建筑诸学。严复自十四岁在船政学堂学习英语，开始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又利用登舰实习、渡海考察的机会，对外域的社会文化情况增进了见识。这次留学英伦，他除了完成有关海军的学业外，就把相当大的精力用于研读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及考察中西政教风俗的异同。严复常在课余时间到公使馆，与当时的驻英公使郭嵩焘纵论中西学术，很为郭所欣赏。郭曾写信给清廷某大臣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当此！”^②郭嵩焘是具有早期维新思想的洋

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上册，第168页。

② 王芝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页。

务派人物，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驻外使节。他毕生赞成西学，所撰《使西纪程》一书受到封建顽固派的猛烈攻击。他在一八九三年郁郁而死。严复回忆当年海外知遇之谊，心情很是感怆，送了这样一副挽联：“平生蒙国土之知，而今鹤翅毵毵，激赏渐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①从美好的角度评价了郭嵩焘的为人。

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严复学成归国。新任船政大臣吴赞诚派他到马江船政学堂担任教员。这一年他将“严宗光”一名改为“严复”，字“几道”。“几道”这个字的来历，似可参见严复后来在《老子道德经》里的两条批注。一条是：“以水喻道。”(此批在“上善若水”一句上。)另一条是：“《周易》以善继性，《老子》以善几道。周茂叔曰：‘诚无为，几善恶’，皆至言也。”(此批在“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句上。)^②

严复在马江船政学堂只工作了一年。就在这一年里，经过明治维新富强起来的东邻日本，以武力吞并了我属国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严复既愤慨于“蕞尔小国”的侵略行径，又感叹“朝野玩愒”的麻木不仁，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纆我如老牯牛耳！”^③次年，他被直隶总督李鸿章调到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李觉得他少年气盛、言辞过激，未敢重用。所以严复直到一八九〇年才被提升为学堂总办(校长)，并在其全部工作期间“不预机要，奉职而已”。^④

在我国长期来流行一种说法。严复留学回国后得不到重用，不能施展才干，而他在英国的同学、日本人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回国后立即掌握大权，成了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尤其是伊藤博文，从一八七八年起历任内相、议长、首相、总督等，并在甲午

① 严复：《侯官严先生年谱》。

② 《严复集》第4册，第1078页。

③ 王萱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页。

④ 同上，第11页。

战争中派兵打败了中国。作为这个传说最早的文字依据,据发现,其一是陈宝琛所撰《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中的一句话:“君(严复)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感。”其二是贡少芹、蒋贞金所编《严几道文钞》(一九二二年上海国华书局出版)里面的一段话:“光绪二年,遣(严复)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伊藤相、大隈伯之伦皆其选。”这个说法至今有人沿用。关于这一段史实的真伪,今人卞僧慧在《学林漫录》杂志上有一篇短文加以考证。下文认为:

“我们没有听说过大隈重信(一八三八—一九二二)在青年时代留过学。至于伊藤博文(一八四一—一九〇九)虽曾在英国留学半年,时间却在一八六三—一八六四(同治二、三年,日本文久三年至元治元年)间,那时严复才十一、二岁,还没有入福州船政学堂。到了光绪三年(一八七七,日本明治十年)严复到达英国时,距离伊藤初次离英已经十三年,距离伊藤作为副使随同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到英国考察的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也有五年了。”^①

这是简洁而有说服力的一个说明。引作参考。

严复掌教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只设驾驶和管轮两科,用英语讲授,此外兼习操法及读经、国文等,除了不学造船技术外,与福建船政学堂大致相同。^② 当时学堂的总办是吴仲翔。按清末官场习惯,必须有道员一级资格(正四品)才可担任校长职务。严复那时“仅积资保至都司武阶”,都司在清代武职中是比游击还低的军官,所以他只能担任教务长。但以他的学识和才干,无疑是这所学校实际上的主持人。

严复初到天津时手头拮据,没有挈带家眷,加上他目睹官场

① 卞僧慧:《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是严复的留英同学吗……》,载《学林漫录》初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250—251页。

② 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

上的炎凉，不免动了思乡之情。他写信给堂弟观澜说：“弟自笑到家时忽忽过日，足履津地，便思乡不置。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拟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当沥求上宪，许我还乡，虽藜粥食苦，亦较他乡为乐也。”①

这些话从侧面反映出严复怀才不用的寂寞心情。当年他在英国留学的同窗，如今一个个在军界身居要职。林永升、方伯谦、林泰曾当上了管带（舰长）。刘步蟾更是平步青云，从参将、副将擢升到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即分舰队司令，职位仅次于水师提督丁汝昌。这些同学凭借现任职务，各尽平生所学，施展抱负。相形之下，严复的失意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他后来在诗中所吟：“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送陈彤直归闽》）严复在英留学时，不以海军技术自限，他注重考察西欧国情，了解资产阶级的文物制度，研读过亚当·斯密、边沁、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他在短短三年中获得的知识，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观念意识来看，都决非一般留学生可望其项背。然而这却有违洋务派培养海军“将才”的初衷，加之严复言谈激烈，表现出自由思想，更是触了李鸿章之流的大忌，他们不让他掌握兵权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尽管如此，严复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从国外饱学归来，竟会在天津水师学堂度过整整二十个春秋。如果算上十四岁投身海军和留学国外的日子，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青壮年时代就在这里悄然地逝去了。直到一九〇〇年他才离开了水师学堂。这二十年里，他个人的生活有了许多变化。他已成为三个儿子的父亲。原配夫人王氏歿于一八九二年后，续娶了籓室江氏，离津前一年又娶继室朱夫人。这二妻一妾总共给他生育了五男四女，组成庞大的家庭，成为他一生中无时不予操忧的生活重累。

① 《严复集》第3册，第730页。

严复从学习海军到掌教水师，十几年来目睹洋务派官僚们所作所为，深感洋务运动既不能救中国，而自己也不可能在职微言轻的情况下报效国家。他想改变一下方式，转由科举仕途谋求较高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取得发言权。他花钱捐了个监生，从一八八五年起陆续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最后一次在一八九三年，他已经四十岁了。不幸的是，秋闱四度报罢，严复想借助八股文走举人、进士、翰林而公卿的道路以失败告终。幸而他在乡试的同时，又花钱捐了个同知官阶，总算慢慢地从水师学堂总教习提升为会办（副校长），继而升任总办。直到宣统元年，严复已经五十五岁时，才被“朝旨赐文科进士出身”、“授海军协都统”。次年又作为“硕学通儒”担任资政院议员。这些都没有什么实权，不过挂名拿几个钱干薪罢了。这时他于仕途已很淡然，得知赐进士出身的圣旨下达，寄诗他的学生伍光建说：“生平献玉常遭别，此日闻诏本不图。”（《初七见邸抄作》）严复在清末的官运大致不过如此。他终于悟出自己不懂做官诀窍，仕途是不会顺利的，在给观澜堂弟的信里对此作了总结：“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①

在水师学堂的最后几年，严复愈加目睹海军内部的腐败，觉得“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好在学堂环境幽静，他可以在教务之余大量阅读中西书籍，从事翻译。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清末的中国，随着帝国主义的鲸吞蚕食，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大大加速，国家已到了豆剖瓜分的危亡关头。这几年中，中国连续发生了三起震动世界的历史大事件：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和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反帝斗争。这些大事件对严复一生的思想发展和生活道路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日本吞并琉球时，严复对日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比当时一般

^① 《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人看得清楚，所以他说了那番愤激的话。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明治天皇的“大陆政策”就是要先征服台湾、朝鲜、满蒙几个藩属，然后吃掉整个中国。琉球吞并过了十五年，中日甲午战争在朝鲜爆发了。这场战争从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中方被迫宣战到次年二月威海卫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共只打了半年时间，就以清王朝的完全失败而告终。战争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惨重的。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列强紧步日本的后尘蜂拥而至。什么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三国干涉还辽”等等，就象一条条套住脖子的锁链，把中国迅速拖向瓜分亡国的边缘。严复眼见日本仅以数舟之师、数万人之众，就把清军打得人仰马翻，热闹了这些年的洋务运动，经不住日本大炮一轰就烟消云散了。他痛切地感到：“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与长子严璩书》）

甲午的炮声震碎了洋务派衮衮诸公的好梦，也剧烈地震撼着中华民族的古老心灵。人民行动起来了。台湾人民奋起抵抗侵台日军；福建古田爆发反洋教的农民起义；孙中山在广州发动起义；康有为在北京“公车上书”；谭嗣同在湖南主持南学会……中国近代史上的维新运动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长期来空郁一腔报国热忱的严复，这时候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他觉得“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他要走出书斋大声疾呼了。

战争失败的消息传来后，严复在短短三个月内（一八九五年二月初至五月初）连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五篇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和《救亡决论》。他一开始就表现出勇猛的战斗姿态。他在《论世变之亟》中首先抨击了清廷的封建顽固分子，指责他们“好古忽今”，只希望“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这些死抱祖宗成法不放，无视历史发展规律（“运会”）的坐井之蛙，只会把中国引导到被外族宰割的绝路

上去。

严复在另一篇文章——《原强》中，提出了他那著名的启蒙主义救国纲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就是禁止鸦片、禁止缠足。开民智就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新民德就是提倡自由平等、设立议院，逐步实行君主立宪制。他认为战败并不足悲，“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只有上下同德，刮除积弊、鼓舞民心，才能保国保种而避免印度、波兰那样的命运。严复在这篇文章里还阐明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如果只吸收西方国家的科技文化，而不输入先进的人文文化和制度文化，则“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搬到中国来，只会造成“准橘为枳”的结果。这也是对洋务运动的失败所作的历史结论。

接着，他在《救亡决论》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了中国积弱的病源：“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公开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的名教。

另外两篇文章的内容，大体是《原强》的进一步发挥。其中《辟韩》一篇写得尤为犀利泼辣。严复在这篇文章里，以自由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为武器，向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强权政治发起了大胆的正面冲击。他把历史上的封建君王都叫作窃国大盗：“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这是毁纲裂常、大逆不道的言论。《辟韩》刊出后，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洋务派头子张之洞“见而恶之”，命一个叫做屠仁守的写了一篇《辨〈辟韩〉书》登在《时务报》上，斥责严复“溺于异学，纯任胸臆”。据说张之洞还要借此加害严复，后来经郑孝胥等人转圜才罢。这件事使严复看清了，他曾想通过好友陈宝琛去结识一下的所谓“一代儒宗”、“清流名士”张之洞是个什么角色。还有个名叫周同愈的人，自称素爱韩愈的文章（恐怕因此名“同愈”），看了《辟韩》以后，写信给严复大加责难。严复在回信中作了如下的反驳：

“退之文章俊伟而调直，自唐以来所推重，仆岂能为异